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简报

第十三期

2013年10月18日

编辑：胡海滨 审核：王文 邮箱：rdcy-info@ruc.edu.cn 联系电话：010-62516305

美债危机频现 中国应有更多金融预案

——“美债危机与中国金融改革”思想沙龙纪要

2013年10月17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就美债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美国政府暂时结束了关门的危机。很多人认为，美债危机已经沦为常规性或无休止的争论，这种危机无论对于美国人，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都会造成许多问题，尤其对于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债主而言，因而在美国政府重新开门第一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以“美债危机与中国金融改革”为主题的第13期“人大重阳思想沙龙”，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剖析。

研讨会由人大重阳执行副院长王文主持，人大重阳研究部副主任贾

晋京老师和前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教授首先发表了各自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他嘉宾就这些问题展开三轮讨论。大家认为，本次美债危机更多反映了美国的政治危机，同时也显示出美国国力衰退的信号。与此相对比则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刻到了。但中国应该采取稳健的政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提高危机应对和处理能力，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看待本次美债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政治危机？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本次美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共和党要把废除或削弱奥巴马医改法案绑定在提高美债上限的议案上，导致政府“关门危机”。双方虽然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但有效期只到2014年1月15日，保证借款期限到2014年2月7日，大约3个月时间。3个月以后，再搞个临时协议，再“蒙混过关”，这是不是前景？这是我要做的分析和展望。

美债危机最关键的结构矛盾在于美国国家偿债能力已经小于它的应偿债务。大家可能都记得2011年的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当时怎么解决的？这点很关键，当时达成了临时协议，规定到2011年12月23日之前，采取一个最低限度的削减开支议案，但当时这就是一个“蒙混过关”的方案，蒙混到了现在。能不能继续蒙混下去呢？有个时间点非常关键，2014年1月1日开始奥巴马医保改革是要正式实施的，医保要花一笔钱，也就意味着必须达成正式协议，不能再蒙混过关了，这形成压迫性的因素，说明一个问题——美债不那么安全，对两党是非常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必须看共和党和民主党有没有达成妥协的空间。

这要说明美债基本结构问题。美债从1981年开始，到21世纪债务总额增长非常快，相比美国总的GDP规模，2012年相比2001年美债增长了

3 倍，但 GDP 只增长了不到 60%，也就是说债务负担要重得多。债务负担怎么解决呢？美债是要靠税收来偿还的，如果偿债能力小于等于应偿债息的话，就应该缩减偿债规模。而美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工作的人在下降，吃社保的人在增加，美国 3.15 亿人口，只有 1.25 亿个工作岗位，6000 多万人口收入低于 2.4 万美元。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考虑减少支出，共和党认为应该减少社保、医保支出。民主党显然不会退让。这是结构问题，还涉及到中期选举，会是压迫性因素。

美债在全球金融市场里被认为是零风险资产，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判断，一定意义上是作为逻辑预设，因为它是逻辑资产，构成全球金融市场交易资产的基础。由于美债有可能发生违约，那风险就不再是零，对全球金融市场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动荡。

我们要警惕一种可能的风险，假如美债发生违约，有可能会被推卸责任，因为美国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美债违约的责任在共和党，简单来说民主党就有可能在这当中受益。如果美债违约的话，马上会造成一种局面——进行债务重组。美债最大持有者是美国联邦政府，自己欠自己的债，它是有重组空间的，换句话说重组过程中有博弈空间，它有可能会把一些债主权益给扔掉。这就存在一种可能，使得美国一党或两党愿意让它违约。所以，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对中国有可能存在的影响是，这个储备不够安全。另一个可能影响是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也许是有利的因素。但也不一定。

罗思义（前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我先简单地说明一个事实，在前半个月内美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任何违约的事情。从近期发展角度来看，前半个月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经济重要性（相关性），实际上美国发生的是个政治性事件，这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相比有本质性的区别。美国必须依赖经济低速增长来维持它的财政稳定。

2008 年的危机原因是美国有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美国想要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想有非常低的储蓄率，为了实现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需要从国外借占 GDP 6% 的债务。这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低速的经济增长，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年均经济增长是 0.9%。

美国 20 年以来平均经济增长是 2.8%，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很低，所以储蓄率也非常低，大概是 GDP 的 15%，这说明美国对资本需求也非常低；因为对资本的需求非常低，所以美国利率也非常低。美国最重要的收益率是国债收益率，今天早上我查看了，大概只有 2.5%，美国通货膨胀率也差不多，所以美国可以以 0.5% 的利率借钱，以这样超级低的利率，美国可以 50 年一直借下去。即便持续不到 50 年，20 年应该没有问题。按照我这样的逻辑算一下，美国没有任何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美国市场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呢？实际是（因为）没有任何违约的可能。

那么政治的危机在哪里呢？这是个非常深的危机，美国的人均收入从 2000 年以来下降了 6%，这说明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得没有过去那么好，所以，现在美国老百姓非常不满。对此，两党说明的原因也都不同。奥巴马说导致这个问题的人是银行家和有钱人，所以必须提高美国税率；共和党说这是政府所导致的危机，必须让政府付出代价。这次政治博弈中，共和党惨败，说明老百姓仍然支持奥巴马的观点。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我的看法，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只能说明，第一，现在国外没有（像以前）那么信任美国了。第二，美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危机。第三，利率不会提高，美国不会违约，至少市场不会受到任何冲击。

但是美国至少面对五年超低速的经济增长，因为美国不能摆脱低速经济增长，如果他摆脱低速经济增长会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影响，变得更低。所以，中国所要做出的调整，是应对发达国家经济体低速增长的前景，而中国现在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来自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而不是金融危机。

时殷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是搞国际政治的，视角可能不一样。第一，联邦政府关门多日，从来没关这么长，这次主要是美国内政治斗争，赌注非常高，谁都不会轻易让步。另一方面，美国有个基本的金融困境，可以预见这个金融困境解决不了。

第二，无论美国政府是不是暂时关门，美国金融前景再一次提醒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债主，这次不会违约，也许以后会不负责。中国政府这次警告美国要搞好自己的金融和房地产，中国近两万亿美元泡了汤，这问题非常大，关键不在于美国会不会不负责，在于我们有这个担心。

奥巴马取消亚洲之行，对美国的外交地位是有影响的。虽然结构性危机只是暂时的，虽然也是不大的一件事情，但对美国道义面貌的损害是存在的。

第三，美国地位衰落，但别的国家又无法取代。欧洲自己自顾不暇，日元很弱，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但中国人一般比较保守，没有取代美元的野心。所以世界有点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情况。

张燕玲（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ICC）执行理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我们注意这次暂时是把预算运营推到了明年1月15日，把财政发债权限延长到明年2月7日，为什么呢？避免技术犯规。其实这是政治游戏，啥事也没有。美国发债历史已经有237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违约，按时兑付的信誉非常好。因为它的发债不存在流动性问题，它是借新还旧，现在收回来多少，加上利息再发，所以它没有流动性，就暂时没有违约的问题。

但中国毕竟是美债国外最大的债权人，我们还是要未雨绸缪先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对美国经济造成240亿美元的损失，损失是很大的。有人认为美国两党太无知了，拿着这样的问题去捣乱，所以，到明年的1月、2月他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坏事变好事。

魏本华（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前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这次美债危机的确政治意义大于其经济意义，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美国在全球的形象会大大受损。虽然它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含义，但不能低估美债问题的严重性，16.8 万亿国债数字和它的 GDP 大致相当，年度赤字已经达到 4%，个别年份甚至达到 7%、8%，美债问题严重性超过所谓欧债危机，因此，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而国债问题要想解决无非有三个方法：1、增加 GDP 增长速度；2、增加税收；3、削减开支。而在后两件事情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很难达成协议。从这点来看美债问题将是未来长时间存在的问题，会对我们产生各方面的影响。

刘志勤（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代、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美债短期违约并不可怕，但我认为对美债的危险性要有足够认识。现在更多的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经济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危机，他怎么会有政治表演？不要认为美国不会出现疯子，如果出现怎么办？中国不要光纸上讨论违约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美债违约了，世界会是什么局势。中国做好这个准备没有？似乎还没有。我认为美国肯定会玩一次短期违约，时间点选在 2 月 7 日还是后来不敢确定。所以，中国现在预期中国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应付？尽管政治问题大于经济问题，但这两者之间毕竟是相连的。

赵昌会（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这次危机非常真实，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体现出一个根本的问题，美国财力、国力已经出现巨大亏空，这个债务这么玩下去的话，1975 年 8 月 15 日美元挤兑黄金的时刻会同样到来。美国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再占上风了，是美国衰落过程中又一次重大信号。同时，美国经济结构重大调整极为困难。

第二，美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很多美国人对此表示高度的不安。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摆脱依赖美国，必须买美国国债，但必须要

找应对之途，因为美元根本来讲和人民币下一步是处于彼消此涨的态势。我相信美国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逐渐把欠我们的债，三折腾五折腾得让你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这种危险依然存在。

侯宁（财经观察家、职业投资人）：2008年金融危机是对美国自二战以来，以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为基础的透支全世界发展模式的总清算。每个美国人都是背着债在过日子，这个透支时间持续了几十年，到2008年开始爆发了。这个日子不是一天能结束的。美国经济在衰退，美元走势在衰落，操纵都操纵不了，当然这样就给中国提供了许多机会。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我一半同意罗思义教授的判断，的确没什么事儿，但其实还是有区别的。这次从美国财政部短期曲线表现看出市场是真的担心了，所以采取了避险行为。简单提供几个数据，美国财政开支，2014年财年预算3.778万亿美元，其中60%是强制性的支出，中间又有1.7万亿美元分别是社保（大头）、医保、医疗补助，分别是8600、5200、3000亿，占整个美国财政开支中3.8万亿里的45%。所以，长期来看这次危机体现了美国治理制度，包括民主制度、游说制度、医疗、社会体系内在是有严重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在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赵亚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我的观点介于贾晋京和ROSS之间，第一确实没有出太大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一直盯着美元、美债、股市、黄金四个市场，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市场反应很平淡，也确定它不大可能出现违约的事情；第二也确实有问题，最直接的是APEC会议，美国政府关门，奥巴马就不来了，产生一系列效果，比如越南总书记马上跑到北京来，也不再扯南海问题，又签了很多协议。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受到很大影响。

美国就像一个公司，要有一种盈利模式，以前它打仗也可以赚钱，但

现在赚不了钱；他主导的全球贸易，用剪刀差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和资源是能赚钱的，现在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这种模式慢慢搞不下去，就会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我觉得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很有可能几年后还是会出现违约的问题。

美债危机警醒中国加速调整发展方式

时殷弘：美债危机对中国有教训，中国人借这么多钱给美国，是因为美国给了我们巨大的市场，决不是我们爱美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到处都有，这些市场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就使得我们转变发展模式的紧迫性还不够，中美两家加起来是世界经济病变的重大原因。美国有生活方式的问题，联邦政府、私人、州政府天天刷信用卡，刷出一个窟窿。而我们借钱给他们就表明我们自己经济增长模式不健康，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全世界要打倒美国还要打倒中国，这再一次给我们一个警觉和鞭策，国内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尽快推出治标和治本的模式。

张燕玲：第一，我认为不要太过度反应，毕竟美国股市没有抛售，美元也没有发生危机；第二，应该有危机管理，如果美债违约，延迟付款了，就得有个利息的补偿，甚至要罚息，这是国际惯例，我们应该用国际法律说事儿。第三，通过这次我们要看到危机在哪里。整个世界都存在着危机，不仅包括美元。因为危机全球一体化，所以大家互相传染和影响，连锁反应，这是很严重的；第四，中国改革开放，成绩就在于有了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应该怎么用？是不是往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投资？这也是危机管理问题。

魏本华：我们怎么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债违约对中国的影响？张行长提

到投资方面要分散化，多元化，我非常赞同。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最近有了一连串行动，开始支持国内到世界其他地区开展业务。这次宣布成立金砖五国银行，最近习总书记在 APEC 提出针对东盟国家设立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也提出要建设上合开发银行，这都是从储备投资战略转向实体投资，又为我们外交、国际政治战略服务，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中长期来看，的确应该适当减少对美元国债的持有，但这需要点时间，我们得有一个现实的态度。这不是最后一次“狼来了”，但我认为短期之内狼还来不了。

刘志勤：中国有 1.3 万亿美国国债，我认为不会产生摧毁性的后果，但美国在中国和世界上信任度衰减，这是美国神话的破灭。我觉得美债违约对中国的市场影响是，政府要抓好中国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的管理和监管。一是外汇管理局的责任重大，汇率和利率的管理要更科学化和更多元化；二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速度和进度要进一步科学化，并且根据市场需要逐步拿出路径和时间表，不能过于冲动，在美债危机风险没有完全释放之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深化要慎重；三是要关心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中国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保住的话，中国稳定的基本面就能确定。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要严格防止空转经济和空转贸易的产生，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样狼真的来时也不会对中国产生最直接、最致命的打击和影响。

赵昌会：以前我们一直讲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个时代可能突然提前到来了，大家一定不要小看美欧金融危机对美国 and 西方自身的影响。现在开始要拿出我们的方案，因为要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刻到了。另外我们要把合理分割国际储备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而不单纯是经济角度。下一步我们在全球投资，地区、行业、国别要综合起来考虑。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要确定哪些国家愿意和中国签订互换协议，把这些国家定义为友好国家，在外交、经济上重点推进关系。第四，我们不再需要世界银行了，有很多办法超越它，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化为“20国集团的秘书处”。第五，建议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把债务作为会谈的课题之一，和美国商讨具有约束力的方案。

侯宁：人民币国际化遇到空前难得的好机会，那就是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美元持续不振，人民币开始全面出击，和澳大利亚、英国、泰国、印尼都签订互换协议，习主席这次在印尼又设立基础设施银行，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美国衰落给中国提供了消耗货币的机会，全球这么多国家都用人民币，对中国确实是个好机会。一定要把中国股市做大做强，中国股市跌到了自它建市20年以来最有价值投资的区域阶段。

翟东升：中国是美元市场被套牢的大庄家，流通股持股很多，同时不断买入，好像是为了维持这个价格，这绝对是傻庄，稍微有点市场常识的人放手卖就行了，让散户恐慌的时候再买回来。重点不是在金融市场上获利，而是在政治上获利，让美国知道北京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三中全会即将搞的一系列改革，包括环保系统直管等，这都说明我们正在迅速地调整。

罗思义：我们说现在还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是利率的下降，美国国债30年来呈现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个走势从来没有断裂过。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图表也显示往下的曲线大概持续30多年。美国利率为什么能降低呢？因为它对资本的需求很低。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不能加速呢？因为美国净资本创造和储蓄之比现在已经变成负数。现在美国净储蓄率非常低，甚至偶尔会变成负数，而这个数据已经持续了60多年，不可能改变。我拿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并没有发生任何奇怪和例外的事情，讨论美国对世界

影响如何这是浪费时间的，因为美国不可能违约。美元现在贬值，投资美国国债每年会失去3%的钱，所以中国现在也算每年要失去3%的外汇储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面对违约的危险，而是（相当于）给美国人交税，给美国人这个钱。

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毛主席的《矛盾论》，应该分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把握趋势改变的节奏。美国在衰落，但它衰落的速度比较慢，而中国确实是在崛起，而它崛起的速度相对比较慢。接下来的15—20年，两条曲线将会交换。上周美国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也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延续下去的政治危机确实发生了，中国不需要面对不存在的危机，比如美国的违约，而是要准备面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困境。这应该是个长期的趋势。

中国金融改革应稳步推进 重在监管

张燕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中国版的巴塞尔 III 也出来了，政府要对这些平台进行清理，减少地方和企业的债务。我的看法是要自律、自强，提高我们的管理和监管水平。民营资本要爱护，但也要知道风险是多少；还有让地方政府发债，要规定哪些必须发，发债速度和规模也应该有个控制，要做一些比例，比如和 GDP 的比例，和地方发展挂起钩，还应该设债务上限，这些都要做，不能把矛盾推后，要做更细的政策安排。

魏本华：我们得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美国的政治问题让他自己解决，现在中央国务院提出经济增长转型的总体战略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百姓已经能够接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较长时期之内维持到7%—8%，政府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估计，也要给予中国百姓以充分的信心。中国经济要综合平衡，不要一边倒。

改革红利政策应该越早出台越好，消除长期的不确定因素。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要早动手，要给予政策，该解决的就解决，不要长期拖沓。

刘志勤：三中全会集中在“三个权”，要给地方政府减权或限权，现在地方政府权力太大，不加以限制是不行的。对民营企业一定要放权，因为政府喊了十年对民营要放权，但真正放的还是不多，特别是金融业，因为有金融监管，完全不用担心，国家把这个钱吸进来可以为国家经济服务，否则民营企业进入影子银行、地下钱庄或海外干脆买房地产去了，投资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流动。

再就是要对老百姓加权，就是给老百姓更多的权益。红利怎么体现？就是增加他的实际权利，维护他的权利。在国家政策上我特别提醒，不要轻易提改变出口导向，中国之所以现在成为伟大的国家，之所以这么强势就是得益于我们的出口，只有加强出口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国际竞争当中才有话语权。加强出口的同时要加强内需。出口导向型政策应该是国策、常策，决不能放松。

赵昌会：第一，宏观政策稳定这个事情必须高度重视；第二，全球投资布局问题应当成为我们对外经济政策主要考虑或各种政策配套的重点领域；第三，出口不仅不能放松，还得成为国策，当然不是像以前那样举国之力，又给特殊政策，又给优惠和贷款，又给各种小灶，而是靠市场竞争力。第四，休克疗法根本不行，国家这么大的经济体量，通过休克或市场化或什么化一步到位这纯粹是异想天开。不能因为它改变我们的国策和政策。

侯宁：我最新看到一个数据，贵州在建的千万级楼盘就五六个，你说中国房地产疯不疯？按墨菲定律来讲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按我目前的推

测超不过明年，地产商肯定要出问题。所以，克强总理的政策我是赞同的，既把我们增长的速度压下来，不那么亢奋，同时又保持适度投资，就是怕泡沫破得太惨，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扛过这一关，扛过去一片光明。

翟东升：以后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特征会不明显，打通国内市场具有全局意义。国内市场很大，但现在是分割的，很多制造商不愿意给国内厂商，而是愿意到国际上卖，获得低利润。人民币现在相对高估，我认为还在升值，可以降通胀，使得许多公共产品大幅度上升，这样可以使民营资本去投现在不愿意投的，可以对抗权益上升带来的经济速度下降。另一方面，权力上收是肯定的，但什么时候收？收到什么度？给地方留多少？还在博弈。比如环保直管，其中一个风险是导致经济降速。

罗思义：中国五年内会面临非常弱的国外需求，所以它在国内需要一定程度的需求刺激计划，不是说很大，但比7月份稍微上升一点点。做到这一点需要动用国内的储蓄，这样的情况下，让资本帐户自由化是个非常不好的观点，因为这会允许国内的资本流到国外去，所以，我非常赞成林毅夫的观点，不要快速让资本帐户自由化。第二，银行的改革应该有明确的战略。应该把银行部门分成两部分：现存的国家银行，必须由国家控制，但这样的大型银行不能服务中小企业，这样必须有另外一个小型的银行体系，会是地方、地区针对某一个产业的银行，必须为企业服务。

赵亚赞：关于三中全会，很多人特别是网上有很多期望，但是我觉得“稳定压倒一切”是政府比较坚持的底线，所以我认为不会出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张燕玲老师刚才讲到关于风险控制的问题，我认为，有可能出现人民银行风控的问题，前段时间意识形态有收紧的动作，但金融改革的步伐是非常大的，因此它暗含的风险会非常大，也会出台风控措施。如果我

说的最后应验的话，银行概念股风险就比较大，不宜再持有了。

贾晋京：我有三点要补充，第一，美债最主要的风险在哪儿？美债一次次临时提高债务上限，它必须达成正式的长期预算协议，如果这个达不成，美债危机就会爆发。

第二，假定美债总量是 20 万亿，必须要还本付息，假定美债平均到期时间是五年，平均一年要还 4 万亿美元的本，还要还利息，假定平均 3% 的收益率，就是 6000 亿美元，这样一年就得还 4.6 万亿美元。这个钱要通过税收上来，到底收多少税，这是影响它结构的问题。

第三，美债作为零风险资产，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特殊的支柱性地位，而现在全球金融各种衍生产品的总量非常大，作为衍生产品，做风控时要打个包，要买零风险资产进去，如果美债变成高风险资产，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础，尤其衍生品基础就失去了，所以它会产生巨大的动荡。

王文：今天我们讨论了如何认识美债危机，危机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相关问题，诸位老师都提出了真知灼见。下一步我们会通过自己的路径，把这些真知灼见传达、传递给决策者和相关部门。今天到场的有很多媒体朋友，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在公众层面上能表达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看法和主张。

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给编辑部（电话 010-62516305）

责任编辑：胡海滨

分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人大办公室，全国政协办公厅
有关部委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
各金融机构负责同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3年10月18日印发
